

陈全伦 中篇小说集

土枪王

陈全伦 著



华艺出版社

陈全伦 中篇小说集

土

枪

王

陈全伦著

华艺出版社

如果“文登学”是一条滔
涌的河流，我愿做一股涓涓
小溪汇入其中。

陈红

文登 —— 我的乡土 (陈宏青 摄)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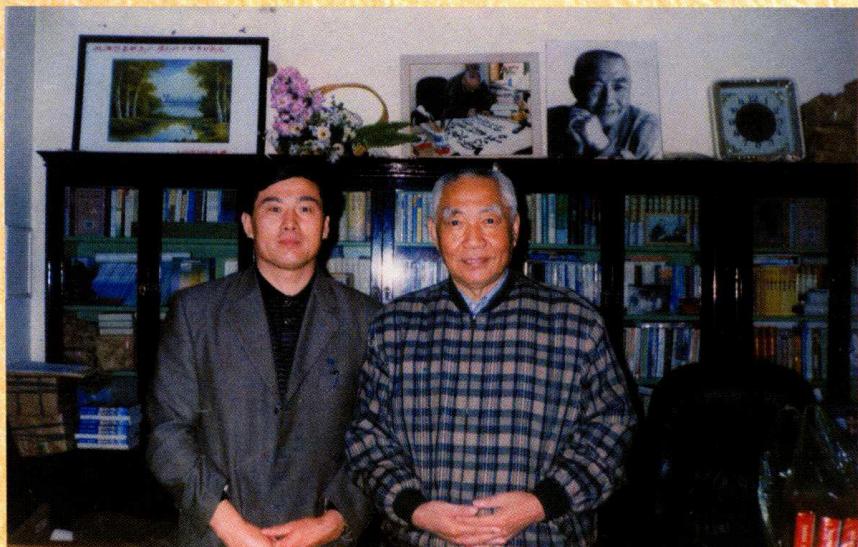
陈全伦，男，1954年生，山东省文登市文城镇沙子村人，大本文化。1974年入伍，历任班长、代理排长。1980年复员，曾任镇文化站站长、县广播站编辑、市委组织部科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体委主任，现任文登市文化局局长。

工作之余喜欢创作，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已出版综合性文学作品集《飘香的果园》、散文集《昆嵛山人家》。《土枪王》是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威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作者手迹

那一年的冬天，这直是难得。先是布满湖面
的冰块与冒着灰蒙蒙白烟的原木，再就是那种使人寒
风刺骨的一排排破败的茅草，乃至山沟淌水
开始结冰的一泓泓，以及它的豆口的豆口，如图；
那高疏松的土壤层，叶小时如蝶翼或一只飞翔的蝴蝶
且呈亮色，它们瞬间便散在脚下；这山脊和沟
的支流和山地，顶层有深声地发出野向来，仔
细仔细肩，那草堰与人宽，飞也飞去高挂叶心掩盖
下，那山道之妙音清音之妙儿，又必闻得那等音符，
到魏军山的小溪山川已显出可耐风寒了。

与著名作家浩然同志合影



序　　言

自小生活在农村，后来虽然进了城，却念念不忘家乡——全伦和我谈起他的感受和创作动力让我顿感心里一热：他和我、和许多乡土作家多么相似呀。看到他，使我再次肯定了原来的想法：我们对乡村的热爱之情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减损丝毫。而那些经常来到我们梦中的青山秀水、麦子的香味和小伙伴黝黑的脸也使我们时时想拿起笔把这份抹不掉的眷恋抒发在文字中。我们最先想到的是让乡亲们喜欢，只要他们能说一声“把俺们写活了”，我们就从心底里高兴得不行。

可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了城里，这里也有许多可亲又优秀的人，我们也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怎么能让两方面都满意呢？这是每一个乡土作家都面临的问题。所以，当全伦坚持用土语写作时，有人提出善意的忠告，“你的作品不应只是写给家乡人看的，土语会使其他读者感到陌生。”全伦把这些困惑告诉我，我对他说，这是我年轻时就在考虑的问题。多年的思索和实践使我明白，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坚持乡土文学的作者几代人不断的努力，拿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来吸引更广泛的注意和关心。要相信读者，他们对好的作品是不会视而不见的。那些外国大作家的书翻译过来不是照样受中国读者欢迎吗？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跨过语言障碍的。既然我们热爱乡土，有创作热情，就要坚持写下去，不断提高自己。

当然，在创作中也要注意技巧。家乡语言的使用要把握分寸，有些土话既准确又幽默，用在文章里使人物一下子活了，有些在普

通话中也有适当的词，哪些用哪些不用要精心挑选。翻开全伦的这本中篇小说集，我能感到他在词语的使用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虽然我和全伦认识时间并不长，交谈的也不算多，但共同的文学喜好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来自山东文登，而我在山东昌乐度过的那些日子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他对山东丘陵景色的描绘和那口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把我又带回了在北方大地上耕种、收获，和山东乡亲们在炕头上聊天的青年时代。更巧的是，他也曾在昌乐当兵，我们对那片土地有共同的眷恋之情。所以尽管我近来身体不太好，但还是坚持翻看了他的小说。得知他是在文化局长的工作之余创作的，更是喜欢。我们都明白行政工作有多么繁杂，而他还能在业余时间抛开一切，静下心来坚持乡土文学的创作，是多么难得呀。只有真心热爱文学的人才会明白，不为名利，潜心于文学的世界会付出怎样的艰辛又将得到怎样的快乐。全伦从不提及自己如何不易，只是一味陶醉在文学里，我想他的生活一定因创作而非常充实。我为他高兴，也为我们共同热爱的乡土文学高兴，所以写下这篇小文，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喜欢他的作品。

浩然

2001年11月7日于河北省三河市

目 录

村野	/ 1
海岛	/ 57
飘香的果园	/ 94
寂静的山村	/ 111
温暖的土地	/ 140
土枪王	/ 165
生产队岁月	/ 198
远山的回应	/ 224
杨花似雪	/ 258
重重的山路	/ 274
风	/ 309
针鼻儿	/ 338
宛如平常一段歌(评论)	/ 387
用画面剪接的抒情长诗(评论)	/ 393
灰暗的积淀,深沉的反思(评论)	/ 399
地球家园的深情呼唤(评论)	/ 406
我爱这片乡土	/ 409

村 野

一九七二年的那个冬天，我和其他六个伙伴离开了那个温场中学，离开了那个被人称做“五里庙子”的地方，走了八里路，回到了家。

我把一个大书包和一张毕业证书交到了妈的跟前，说，妈，毕业了。

妈的表情呈中性，似乎还有点茫然。但仔细看，妈脸上的表情并不固定，是一种动态的表情，一种期待的表情，一种需等待我有了表情之后她才会有的表情。

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善良的妈的心理。念了十年书，毕业回来了，如果我的心情愉快，她就高兴，最起码家庭又多了一个劳动力，如果我的心情忧郁，她就会劝慰我，她要看我的脸子。

然而我偏偏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表情。

因为我的心里很复杂。

毕业了，不仅仅是两年高中的毕业，也是整整十年读书的终结，也就是说，我再也不是一个学生了，再也捞不着坐在课堂里读书了，而读书对我来说又是何等地具有吸引力呀，尽管我有时有些厌倦，从心里讲，我还真没念够书。

昨天，毕业时的情景是何等的令人心动。同学们的眼睛都哭得红红的，有几对恋爱对象简直就是痛不欲生。我这个粗墩墩黑乎乎的人儿是没有哪个女孩子与我谈什么恋爱的，同时，我的心也很

硬，不会轻易掉泪的。不管怎样，那离别的场面还是感动了我。

一九七二年，还没有恢复高考，念到高中就算到了顶，然后各奔前程。按照国家的规定，吃国家粮的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而像我们这种来自农村的，对不起，只好回村种地了，我们叫修理地球。

我们村在这所学校里共有七个人，而这七个人偏偏命运就不一样。

只有他不用回村种地。

他叫涣良。

我心里骂道，这个熊鸡巴玩艺儿，他怎么不用回村。

其实涣良在学习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在念小学和念联中的时候，他都远不如我，有时考试还照我的抄。但到了高中他怎么就长得那么出挑，颀美的身量，国字型的瘦脸，大眼，双眼皮，还是大毛眼，你得承认他确实长得俊。而我呢，仍是那么个粗墩墩的个子，这且不说，前面一个大屎肚子，后面一个大腚，那个熊×养的王德财就说我长了个老婆腚，常常当着很多人的面在我腚上掐一下，好像那是个玩物。我就骂他，操你妈，王德财！同时，我心里也恨爹和妈，怎么给了我这么一个粗不溜丢的腰身。而且我最恨的是那腚，如果有谁能用刀把我那肥肥的腚片削去一半，我一点儿也不管。

还说涣良，涣良怎么就留校了呢？他长了那么一副好模样，又会来事儿，就和他的那个辯位（同桌）那个长得平平常常的女孩子杨雪好上了，而那个杨雪从来对我都是翻白眼。这件事全班没有不知道的，我心里就嫉妒得要命，熊鸡巴玩艺儿，挺会浪的，这么点就会谈恋爱。后来，涣良突然当上了班长，第二年还入了党，全校一共发展了两名党员，涣良是那级学生中唯一一个党员。这且不说，毕业后，涣良就留校了，留在学校办的纸箱厂。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杨雪的爸是县教育局的局长，学校的事他直接管。我怎么就

没有碰上一个什么杨雪，或者赵雪，而她的爸又是个什么县委书记之类的，如果那样我也会留校的。但我长了个什么腰身。我啊，恨那个大腚！大腚！！

涣良留在了纸箱厂，为什么他会留在纸箱厂？对了，在校办工厂实习中他的实习单位是纸箱厂，肯定他在纸箱厂干得不错，引起了那个厂长的器重。这并不是杨雪的作用，他爸不会管这么细的，这是涣良的幸运。

而我实习则分了个什么厂呢？什么厂也不是。想起这，我感到丢人，耻辱！老师安排我去学编条，我们班只有五个人学编条，都是男生，都是农村的，没有一个双职工的，怎么双职工的子女就不该学编条？教编条的只有一个师傅，一个高高的胖胖的师傅，留着一个头发直截截的像刷子一样坚硬的平头，嘴角还格外长出来一块肉。这可不是从农村请来的师傅，他是学校里的老师，原是教生物的，文革前大概讲生理卫生时对性的事讲得过了点，每每讲得女学生捂着脸不敢看黑板。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就成了流氓分子，受到了批判，而他又天生一个倔脾气，死不承认自己的错，那就把他从讲坛上赶下来了。晒了几年干之后，学校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开门办学、办校办工厂，就办了一个编条车间，让他一边编筐啊编篓啊的为学校卖钱，一边教授学生。而温场中学这样的落魄教师很多，老校长还在农场专管挑大粪呢。我原以为我会分配到个小工厂之类的，学点技术也许将来能有点用，没想到竟然学编条，这有什么可学的，我的爷爷，我的叔叔，我的左邻右舍都会编条。他们夏天在那葱茏的夼沟子里割下些细细的柳条儿，把皮儿剥去，剩下一根根像挂面一样的白条儿，下雨天就坐在家里编出各式各样的小筐、小篓、小盘，精美得很呐。秋天就到河坝上把那粗壮的棉槐条子砍下来，编成车筐、菜篓子、粪篓子。还要用那坚硬的轴条子编抬筐、粮食囤子。总之，这样的活儿只要吃上庄稼饭

儿，慢慢都要学会的，有什么必要在学校里学？我心里就老大的逆反，不正经学，结果呢，人家四个都学会了，我还会。那一天，编条的师傅火了，要我一定要用棉槐条子编出一个粪篓子来。我就编啊编啊，半头晌只编好了一个底儿，再向上就收不起来了，怎么也收不起来，师傅用那粗粗的棉槐条子抽我的脸，还骂，你这个笨种！我痛，但没骂，一扭身跑了。就这德性，我能留校？

.....

我毕竟看清了妈那复杂的游移不定的表情。她在等待着我，我不能让她操心，更不能让她伤心，妈已经够难的了，供我念了十年书。我说，妈，这书我念够了，再说念多了也没有用，早点下来帮你挣工分。我脸上是一副宽松坦然的神色。果然不错，随着我表情的定位，妈的表情也由漂移游动的状态变成了一种欣然与高兴。她随着我的话说，就是呀，管(无论)念多少书有么用，识两个字就行啦。回来好好干，多下力，多挣分，多开支。十几年我就给你盖栋房子，说个聪俊的媳妇，不过好驴近(土骂)的日子吗。

我拾掇着书包没吭声。

妈又问，你们七个都回来了？

嗯喃。我撒了谎，没告诉他涣良留校了，我不爱提起他，那个趁鸡子怪怪(自来美的人)。

二

我爱吃饺子。不管这饺子里面包的什么馅，那怕是白菜帮子，我都爱吃。妈就说，这像你爹。

妈是个积极处世的人，但也很迷信，而且有些迷信的手段也很好使。比如我有时头或肚子痛，妈就说是家里死去的老人打了灾，就端来一碗凉水，然后把几根筷子插在水里，口中念念有词，说，是

不是麦收他婆打灾？如果是你你就不打孩子的灾吧，今年过年我多给你烧几刀纸，说着说着那几根筷子就神奇地在碗里立住了，而我的肚子也立马不痛了。如果有时筷子立不住，妈就换成一个鸡蛋，放在炕上竖立着，口中依然是那套词。有时身上长疮、疥子，妈就到西山坡的地堰上刨一棵老婆子花根，回来洗净，用刀剁成小细末，再找一点长虫皮，刮一点软条（一种草本植物的根），搅在鸡蛋里，烙一个鸡蛋饼给我吃，那味真是好得很，我就恨不得老长疮、疥子。更有趣的是，我每个学期上学的第一天，妈就包饺子给我吃，而且让我坐在一只盛粮食的升上，我就问妈这是什么意思，妈就说，少问，使劲往上升呗。

我高中毕业了，妈觉得这是件大事，这天就包了饺子，但包的不多，只下了两碗，我的弟弟挡住（人名）和妹妹小宣子就争着要饺子吃，妈就给他们俩每人一个腚板子，他们便哭着走了。

我说，妈，还坐升吃吗？

妈笑了，说，不念书了，还坐么升。

我就坐在门坎上，狼吞虎咽地吃。

妈在一旁说，该求求你五更叔了，让他给你在队上安排个轻快营生干。这念了十年书，总不能和那些没念书的一样上山推车吧。

一个饺子没经嚼就直接进入了嗓子眼儿，把我卡了一下，我噢了一声，饺子就囫囵囵地顺着食道跑下去了，这是我吃饺子常出的洋相。太馋饺子了，吃得便急。

妈就说，我的孩子，你慢慢吃，没有人跟你抢。她又说，你老二哏子叔原来在咱队上干会计，前几天调到大队干会计去了，听说你国战哥要干小队会计，他那个记工员咱不能干？

国战哥是我的远房堂哥，初中毕业后就在小队当记工员，他是个得志的小人，就干那么个熊角色，哎哟，展扬得了不得，那眼老是向上看，就像自己是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似的。以前秋假回来干活

儿去记工，从来没给我个好脸子，我爹在外面工作，家里没有劳力，他从来不照顾一下，如果他干会计，我干记工员，我不掉他手里去了。

我说，我不干那记工员，我直接到队上干活儿。

妈说，你能吃得了那个苦？

我说，别人吃得了我也吃得了。

妈又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给你五更叔送点东西去，家里还有两瓶酒。

我说，你爱送你送。

干生产队的活，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就是小推车了。我们家没有，以前用就借邻居的，正式上队干活了，就必须拥有自己的一辆车。

我们家有一棵陈年的刺槐树，这年冬天我就请我的远房堂哥国畔用它打了一个车棚（车架子）。刺槐树质坚性韧，最适合做车棚了。国畔哥大字不识一个，却做得一手好木匠活。我不知道那复杂的槧啦榫啦，他都是怎么算的。他就在他的那个寒冷的破厢房里锯啊刨啊砍啊钉啊，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做车棚，那厢房里就有一种香香的刺槐味。地中间每天都要点起一堆火，烧着那些木块和木屑儿，一股青青的烟儿就在屋子里缭绕。已经四十多岁亦无家口的国畔哥，矮矮的个子，重重的驼背，圆圆的脸上长满了胡须。他和国战是亲弟兄，他是哥，可他们两个是天上地下的两个人，他不但心眼好，而且是一个木滯得不能再木滯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一头响也说不出一句话，我蹲在那里帮他拉锯，木凳上就传出吱嘎吱嘎的锯木声，像一曲音乐。他仍不说话，我忽然放了一个屁，一个很响的屁，他终于憋不住了，嘿嘿地笑了，但笑得很不自然。他爱抽烟，一袋接一袋地抽，我就到大队小卖部买几盒葵花牌香烟给他抽，葵花烟很便宜，一角钱一盒。

正月快到来的时候，小车棚终于打好了。车棚做得太精致了，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部位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没有一点撒气的地方，连车杆尾上挂车襻的小木齿儿都修理得很精巧。整个车棚连结得十分结实，用手晃一晃，一点儿松懈的感觉也没有，就像用钢板焊接成的一般。那色儿更绝，那刺槐木原本是青青的颜色，刷上三遍清漆之后，那青中又带点黄，油油光光、鲜鲜亮亮的。我敢说，这是目前村里最好的一个车棚儿，它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不应该作为劳动工具，而应该放在展览馆里供人们观赏。

车棚做好后，我又买了车头——一个崭新的粗幅条车圈和一条粗粗的二六胎，又让老寿大爷给编了一副车篓，妈给我缝了一条崭新的车襻，昆叔给我搓了一条车绳，这样，就把这辆小推车完完全全地武装起来了，像小孩子过年的衣服一样，从里到外全是新的。我和妈左过来右过去看不够。在我眼里，这哪里是一辆小推车，那分明是一匹威武的战马呀！那战马是灰青色的，像缎子般鲜光瓦亮的皮毛，一叶扁舟般的腰肚，四根巨柱般的长腿，一道瀑布般的鬃尾，稍稍一动还咴咴地叫着。在未来的岁月里，我正是要骑上它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啊！

三

妈背着我到底送了两瓶酒四斤果子（点心）给了五更叔，但第二天就被五更叔打发闺女送回来了，还添了两斤白糖，把我妈羞得要命。记工员没叫我干，而叫老烈属福来婆的孙女小水儿干上了。国战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小队会计。这一来他那形就更格路了，口袋上一下子别了两枝笔，走道眼珠子朝天看，见了我鼻子都不哼一声。

妈有些懊丧。我说，妈，你不用管，我愿意干活，别说个破记工

员，就是会计我也不喜得干，国战那个屌鸡巴玩艺儿是小人，我瞧不起他。

从此，我见了国战也把眼往头顶看。

冬天尽管冷，但那是一种沉默的冷静的冷。尽管也刮着风，但那风总是沉稳厚重。不知怎么，过了二月二，那风便猖狂了，轻佻了。它刮得昏天黑地，横冲直撞，而且常常带有一种向上的劲儿。那干萧的树木会被它刮得发出声嘶力竭的啸叫，那街上的草垛会被它刮得晃晃欲倒，摇摇欲坠。它似乎是一种灾难的先兆，一种死亡的前奏，一种大崩溃的告示。

尤其可怕的是房子上的苦草，会被它席卷而去，这就是人们最害怕的“刮房子”。那风，先从屋脊上的压脊草轻轻地试探性地掀动，那压脊草是和了泥巴的，它压在那里，防的就是被风刮走。那似乎是一种搏斗，双方在拼着实力，较着劲儿，就像那一道泥坝挣扎着与洪水作着你死我活的肉搏。最后，在狂风凌厉强大的攻势下，那压脊草渐渐守不住了，被一块一块地掀动，紧接着兵败如山倒，一溜压脊草顷刻被掀掉。那风这时就像一个老道的屠户，把一头猪开了膛，然后轻松自如地剥起皮来，眼见得房子上的草被一层层地掀起，最后留下一个光溜溜的屋顶，像一头可怜的剥了皮的猪。

这一天上午，风暴就这么猖狂地来了。我正在东厢里对我的那匹“战马”做着进一步的装扮，以便它一鸣惊人地出征而去，这时就听得妈在院子里喊，麦收，刮房子啦——。我跑出厢房一看，可了不得，天空一片苍黄，那风骇人地吼，卷起树叶、杂草漫空飞舞着。而我家正房那屋顶上的压脊草已被一撮一撮地薅撕下来。以往这种时候，都是妈亲自踏着猪圈墙上去压房子，而今妈却吩咐我上去，我知道我再也不是一个只在下面帮帮忙，或是惊惊颤颤地站在一旁害怕的小孩子啦，我已有了责任感，一股热血就在我身上冲